

穿越住过的地方

□王树才

我从浦东去杨浦调一份户籍资料,乘坐18号地铁在江浦路站出口,再乘22路公交车,到达办事地点很方便。我依然记得,10年前动迁入住浦东,从杨浦搭乘975大巴,一路站点停靠,磨叽磨叽,要花费2个多小时,若是堵车,那时间就更长了,只能干着急。

地铁一路畅通,办事顺顺当当,正当我打道回府,孰料,与原来居住在一个弄堂的熟人 不期而遇。想起当初夏夜,小阁楼被蒸煮得难以栖身,我与他总是在小弄堂斗地主,或者躺在睡椅上打呼噜,10年难得一见,有如在远方偶遇同乡那般亲切,我竟不由自主地跟着他边走边聊,依稀昨日自然的模样。他指着对面的高楼说:我家就住在那栋高楼里。我四周打量,怎么曾经蜗居的地方竖起了高楼,一会儿就到平凉路了。不知不觉已近中午时分,我急忙岔开话题对他说,我昨天就在网上查找过,18号地铁平凉路有站台,我们就此留步吧,等下我乘25路公交到地铁站回去。他见我急着回家的样子,顺意脱口而出:有地铁,方便多了,那下次再来“白相”。

我往公交站点走去,感觉自己变成了一个他乡来客。这个曾经生活过的地方,脑海里总会印记着大街小巷的轮廓。依稀记得周围斑驳老态龙钟的街面,如今像16岁的花季,门

面换了新款,店名诗一般地新颖。前方高楼时而拔起,觉得自己矮小了许多。我上了25路绿色能源公交车,靠窗一路展望,宁国路、眉州路、兰州路、齐齐哈尔路、江浦路、许昌路、大连路,唯有路牌是那么熟悉,那别致高楼的组合,完全颠覆了过去的模样,令我惊叹!到了临潼路站头,我意识到自己乘过头了,急忙下车。

杨树浦路/临潼路,过去聚集着最火爆的菜饭骨头汤门店,广告牌如会展中心那么张扬,眼下街面却休会般平静。曾经的火爆,有过我难忘的一瞬间。

那是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我送子女来到上海。当初没有户籍,不能进厂,托人介绍在杨浦一家建筑老板那里打工,一日三餐吃的是工地食堂。有一次,恰逢7月的酷暑天,在平凉路/大连路老宅修缮。时钟敲响11点,工人们习惯用袖子擦一把额头的汗水,下班准备用膳。但蒸饭机不争气——坏了。食堂做饭的师傅木呆呆的,看不出为民工吃饭犯愁的样子,叼着一根香烟,干等着电工来维修。赶工时没办法,老板请每个工人吃菜饭骨头汤,地址就在工地往西——杨树浦路/临潼路。

那个木呆呆的师傅,领着十几个戴着安全帽的打工同事,穿过大连路,就像上工地害

怕迟到似的,争先恐后,蜂拥而至。那种急匆匆前行的架势,尽收生意人的眼里,经营菜饭骨头汤的老板老远就提高嗓门:菜饭骨头汤,里面请!走进店内,大桶里的骨头汤飘出诱人的清香。托盘里还有大肉,荷包鸡蛋,有意无意地挑逗每个人的胃口。

我们找位子坐下,那个领着我们的木呆呆师傅,呆呆地按照老板的吩咐一成不变,于是,有盛饭的,有盛汤的,还有递筷子和调羹的,按照吩咐,每人一碗骨头汤,一碗菜饭,没有其他。弄得托盘里的大肉连翻身的机会都没有,荷包鸡蛋就像孵小鸡那样纹丝未动。

想起当初,忍俊不禁。令人夸张的倒不是油光满面的菜饭,亦不是黄豆与骨头熬成的汤,而是从汤碗里捞起骨头,吮吸骨头腔内的骨髓,那“哗哗、哗哗”的吮吸声此起彼伏,比吃肉还给力,可以惊艳过路的人停下脚步,听一首众人导演的“哗哗、哗哗”口技或者说交响曲。

既来之则安之,再返回浦东未免太晚了,如今,谁的手机里没有“数字经济”做流动。我在街面扫视一番,幸好还有一家菜饭店。店内食物品种多样,地地道道是一个工作快餐店。据店老板说:现在生活富裕了,需求的是多种多样。我照旧要了一份菜饭骨头汤,穿越一次从前,回味亦是一种幸福。

雪地生灵

□詹超音

大兴安岭被白雪覆盖后,山里的生灵喜忧参半。

雪兔喜雪,雪能让它的窟穴更加隐蔽,也更加暖和。它好动,易饿,所以老往外跑,跑出一条专属于它的雪道,它在这条道上遗下了尽可能多的圆粒状便便,以此证明:此道是我开。

松鼠忧雪,它腿细,虽身轻仍陷脚。它宁可张开四腿、绷挺皮毛在树与树之间滑行也不愿落地。落地有风险,它兽一撵就能撵上。

黑瞎子喜雪,冬眠了,雪越厚它在洞内感觉越安宁,它整个冬天都在做梦,梦境很美,最恨扰梦。

野猪们忧雪,它们不会垒穴筑巢,没个安身的地方,夏天可以到处乱躺,冬天不能,于是夜夜找坑将就,视坑如炕,抱团取暖。野猪以前一直是最怕人的,因为人一见到它们就会疯狂追杀。尤其那些个满嘴流着哈喇子的人,样儿比凶神恶煞还恐怖。不过那是以前,野猪的后代现在不怕人了,它们经过长久观察,确定人类已收敛起了杀心,对它们不再构成威胁。至于这些人为何会放下屠刀,野猪们犯过疑,始终没弄明白。人不犯猪后猪倒反过来犯人了,它们经常光天化日之下闯入人类的庄稼地,毫无顾忌

地扫荡一切。怒不可遏的人们只能驱赶,不能取命。

鸟儿们并不为雪所喜,也谈不上忧。有雪无雪不影响鸟类的活动,它们本就属于天空,只落枝头,偶尔落地也只是为了觅食,从不玩雪。

虫子只只装死,它们巴望整个冬天都在下雪,下一百场一千场大雪,这样就能安心躲在地里,没人能找到它们。

大兴安岭的九月雪就试着来了,不过山林还未发予入场券,雪徘徊几下便会离开。十月,估计雪已经拿到了准入通知,接踵而至,浩浩荡荡,并且舞动整个冬天。

犹如悲欢碰壁后悟出的一句深邃的随缘。那块情深不复的自留地,历经过人世的寒来暑往。只剩下丛生的稗草,在黄昏中摇晃着永恒不灭的惆怅。

当伤逝的晚风,再次掠过凝结满冰雪的面容。紧抱着不屈的情怀,在无所作为里慢慢解冻。

与秋不说别

□石路

过了立冬,又至小雪。天又寒了些许。

秋,似乎所剩无几。没计算过它离去的时间,也不愿意。我心里熟悉的秋,依然还在。在那片金黄色舞动的稻田,在那处层林尽染、红枫遍野的山岗,在那座情意绵绵、枝头飘香的果园,在那阵你依我依、说不尽甜蜜的清风,在走过春夏、天凉好个秋的每一个日子里。它使人迁延绵久、回味悠长。

一直在想着那段秋的风韵、秋的满盈的样子。对着秋,从四周看那秋景、秋意、秋物,听秋声、秋风、秋雨,它们一直在我心头盘旋、不停地浮现,一直在我脑海思绪回荡、万千不散。秋天,有一种特殊的气味,成熟、香醇而清甜,使人闻之欲罢不能,浑身上下感受到它无穷的魅力。

我不想与秋说别。真的,我不想再牵扯那“一声梧叶一声秋,一点芭蕉一点愁”的感叹,不想体味那落叶悲秋及耳畔远方吹来萧瑟的风的孤独与凄楚。我宁愿花好久、好久时间,用双手一点一点去拾掇那飘落满地的黄叶,宁愿用并不宽厚的身体去抵挡秋雨之后的寒凉,宁愿用一次一次虔诚的祈求去再次点燃秋的烟火,宁愿用并不擅长的醉意去换回诗的境遇中的梦乡。

我惟愿好景橙黄于心田,绵绵秋雨照窗台。沐浴着金桂,赏着秋菊,漫步在多彩而丰富的大地,走着,伫立,久久酝酿,作一幅绚丽美妙的秋色赋。

立冬怎么啦? 小雪怎么啦? 秋,在心里。“我言秋日胜春朝。”

远航

□莘小龙

一条青龙
背负着锦囊
从天而降
枕着唐宋的月光
极目眺望
波涛汹涌的汪洋

缓缓流淌
河面上波光粼粼
堤岸上柳丝飘扬
处处芬芳

四叶花草
自然心生相
幼小的你
碧绿清香
日生夜长
暴风骤雨的洗礼
褪去了稚嫩懦弱
愈发雄壮
顶天立地
展翅翱翔

披星星戴月亮
弄潮赶浪
和着艳丽的盛装
张开宽厚的臂膀
喜迎新老老友
精彩亮相

秋末冬初
天空多么的晴朗
彩蝶欢舞
华灯怒放
进博会越办越好
恰似雷霆万钧
在茫茫的寰宇隆隆彻响

巍巍巨轮
屹立东方
携手紫气祥云
朝着初升的太阳
起锚远航
劈惊涛斩骇浪

驰骋五洲四海
一路风光

放生

□韩德洛

摘下心尖上曾经怒放过青春,而今又归于沉寂的花朵。
将她放生给无常的命运、浩瀚的岁月。

这些逐水而居的鱼儿,
纷纷在执念的礁石上搁浅。